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丹增 叅

男

璵 璠 按

僖公二

經

已巳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

狂野曹地按今山東濮州西

鄭伯乞盟。夏

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用公廟致者致新

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亮於寢於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

謂王崩實八年考外傳襄王三年立晉侯乃僖之十年也八年殲於韓僖十五年也則僖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

僖公二

僖公二

一

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昔春秋經合從諸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世子鄭立。是爲襄王。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而後發喪。莊王人會洮。退而後王位定。

桓公盟於首止。而世子之位定。今惠王崩。太子未卽位。叔帶復圖爭立。列國諸侯必有與之爲應者。故太子不敢發喪。而告難於齊也。發喪者卽位爲喪主也。盧儲子之位不敢主喪。故停喪不發。非如後世上食如故。弔喪之謂也。且叔帶日伺左右。喪烏得而闕哉。王使於十二月至齊。桓於正月盟諸侯於洮。皆戴嗣王諸侯聽命。卽素與惠王合謀之鄭伯亦心服而乞盟焉。而叔帶覲覲之心沮矣。覲後帶

周之召陵不
戰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而焚城

亂僅召戎狄可見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

在鮮專言前年事也

按今山西寧縣西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有采桑肆射者石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恐深而號射曰期年狄必至

明期年之言驗

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年之言驗

秋禘可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

杜解寢小寢同同縣將葬又不以殯過廟

於同不殯于姑則弗致也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

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

者將葬之時從殯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

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

前云吉禘於莊公慶父假禘之禮器偶一爲之耳此則儼

儼然行禘禮於周公之廟矣後此卜禘卜郊春秋遂不絕書

望溪詩經補正謂僭禮自僖公始誠然也用致夫人公

用致夫人公

羊以爲僖聘楚女。齊之媵女先至。魯公使立爲夫人。故致其朝廟之禮。其說固謬。穀梁云。立妾之辭。劉氏向以爲成風於廟立以爲夫人。啖趙及胡氏孫氏劉氏張氏並用其說。謂使成風與祭也。然以禮證之。有必不可從者。成風時君之母也。禮君沒則姑。老冢婦主祭。祭統云。君卷冕立於祔夫人副。祔立於東房。則母夫人當立何所。又云。夫人薦浼水。夫人薦豆。則母夫人所薦何器。又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以明夫婦之別。又豈容有母夫人相爲酢酢乎。魯秉周禮。文仲爲政。而果有此。則更甚于逆祀之縱矣。又以春秋證之母以子貴有之矣。宜母敬。麻裏母定姒昭母齊歸。薨曰夫人。葬曰小君。皆援成風以爲例。如

信果致成風則宜何以不致敬廟裏何以不致定姒昭何以不致齊歸死則備夫人之禮而生不令之享夫人之榮乎以成風本未嘗有此故至薨而後尊之也愚按此條當從左氏致哀姜爲是姜於喪畢何以不致有所疑而未敢也蓋禮與廟絕不當致而卒致之非禮也禘必合羣廟之主故致哀姜之主以配莊公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帶之難

王不書葬魯不會葬也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倉葬也諸儒多疑盟洮之後卽宜發喪何過至冬十二月乎朝皆齊桓致之也桓能於會洮之時率諸侯哭臨朝見新天子爲卽位發喪又何待葬卽之葬盟乎計不出此一盟而

平魚上三句
破其仁字是
對面翻轉
未句破其長
字是斬截說
明白却無掛

散帶雖不取鼎橫而睥睨之心未已也故遲遲久而行則
往之禮告喪於諸侯及蔡邱之會復聘前盟前盟者胡
天子之盟也於是襄王安帶無所用其親視矣然雖無
未嘗明主以致重耳有淵之召皆倡始之不善也江氏謂
安知蔡邱之會非會葬既畢歟予謂果爾魯史不應略夫
子當大書之爲萬世法而不然者知其未嘗有此也

宋公疾大子茲父

公固請曰目夷

兄子也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庶不遂走而退

襄公之讓說者皆以爲僞而傳曰固請何哉說苑云宋襄
公茲父爲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

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自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桓公疾，使人召之。茲父乃反。茲父立，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然則襄公之不肯立，爲母出於衛，而欲時時見其母也。托言舅而不言母，恐傷父之心也。所記與傳略同。且與詩合。曰：「固詩殆深知襄公之心矣。」故傳特著茲父之讓，而衛詩猶存《河廣》之篇。

經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子襄公蒯父。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禁。止。

也。律書：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襄公。侯國子休，服衣裳之會。九經史問答：葵卯有三月，在齊一在。

清之利

七

陳留之外黃一在汾陰杜預以此來也則宜在汾陰也
孔明言西華而以爲陳留是仍來也則宜在汾陰也
不眼相公特爲書于晉地以致之亦相爲之計也
赴會以孔言而反是故公亦相爲之計也
不復西華者其有延矣然則與即爲汾陰之勢也
外黃者宋地今河南考城縣東在汾陰者晉地今山西榮河
照○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復葬也
婦人許嫁而無猶太夫○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用子

之冠按伯姬倍公妹
晉侯僖諸卒從九委反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

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按是
年里克弑卓子惠公夷吾立

元王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日子凡在

夷王曰小童公侯日子按謂三年喪程子者謂父之葬公

王在喪稱子一人劉禮稱亦不言
小庶傳通取舊典之步以事相修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

孔曰一折也
大史皆不名傳每詳之
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日對曰天威
不遠顏咫尺言天聖察不遠威嚴常小白名齊侯余也敢貪天
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上故言恐顛墜於下以遺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胙於堂上

桓之勤王室也始於首止繼於洮終于葵邱定襄王之位
而大木立明天子之禁而大法垂厥功大矣乃前此鄭厲
勤王虎牛有錫後此晉文勤王遂啓南陽齊則樂乎其未
有聞惟賜胙以尊之無下拜以寵之非賞薄也齊侯矢心
王室磊落光明無有曖昧舉凡絕大經猷未嘗厚自表暴

故王無割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五霸桓公爲盛於此。見之。聞宰孔賜胙之言。卽趁下拜。正此心誠恪處而說者反以爲僞謬也。宰孔止之。發揚一段天經地義。在當時真得未曾有。遂使乾坤暗而復明。冠履倒而再整。聖王復起。不能點竄其一字。非惟實利無所葬。并虛文亦不敢當。以視卽厲求爵。晉文請隧。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與之。非偶然也。

正言同盟
好下連
單與主反
朝以見齊大
若好皆孔致
之
齊侯如會
凡略耳孔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補述此卽孟子所述五命之末句。惜五命之辭傳不能單。好。集傳。襄王之立。非惠。丁意。而惠后猶存。此伯主所當要故。無易樹子。宰孔先歸。孔不與盟。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欲求會。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陸。

言必不能西
又言已將有
亂安能討不
服者則晉
固可商抗

年

在

西

爲

此

會

也

東

略

之

不

知

西

則

否

矣

言

務

向

東

必

其

在

亂

乎

君

務

靖

亂

無

勤

於

行

按

孔

謂

東

略

之

時

必

齊

內

亂

之

時

後

之

亂

可

也

十

六

年

傳

云

且

東

略

又

云

齊

有

亂

正

與

此

應

杜

指

晉

亂

非

也

然

桓

不

靖

晉

亂

獻

安

能

靖

齊

亂

也

凡

言

全

謀

晉

晉

侯

乃

還

之

願

晉

侯

不

至

晉

獻

滅

國

屢

見

而

桓

不

之

較

恐

兵

力

不

敵

待

其

自

至

此

東

萊

之

說

也

至

是

齊

霸

正

熾

壹

明

天

子

之

禁

晉

侯

服

禮

歸

化

將

與

葵

邱

之

盟

其

捷

荆

楚

豈

非

諸

夏

之

幸

哉

幸

孔

路

過

遽

止

其

行

孔

爲

天

子

宰

不

能

定

天

子

之

位

明

天

子

之

法

已

足

內

愧

乃

親

面

未

聞

以

德

相

規

而

退

有

後

言

阻

從

義

者

之

心

安

得

謂

之

宰

乎

黃

東

發

曰

伐

山

戎

伐

楚

桓

之

大

功

而

孔

反

爲

非

楚

滅

弦

滅

黃

而

齊

不

能

救

正

由

晉

不

協

力

而

孔

反

阻其行意。襄王雖立而叔帶旁晚。孔固賊於帶者。也是說
可謂深知孔矣。吾觀其從王亂。命名則從楚叔帶。堅奪嫡
必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罪人。公且之不肯裔也。此
後不見經傳。明年與齊立晉。伊者爲忌父想歸。卽就水耳。
共不能知已與晉侯之卽死。尙能料齊桓之必亂乎。其不
與盟。桓尊之也。

叔欲立文公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亂

社

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生

下則其事

重耳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晉一居

諸孤也。爾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死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

此謂忠貞

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此道如石
死之矣

注云答里克
作可所

答里公和

經以全師
荷患而傳

有其功何
藍從和秋

上已葬
明而無

言一片
有死無

知其然
之姑明

猜真也。往死者居生者稱兩也。送死及里克將殺奚齊先生。
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蔡齊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
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
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我欲無賊而能謂人已乎？按此數語，息代里克言之。里克謂
奚齊平，我指里克人自指申明無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
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
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宋鈺息以為奚齊死，公君
其死也為則此者死，迎重耳立之。信義兩立。十一月，里克殺公
而正其罪。然後一死。謝肅公則信義兩立。君子曰：子
卓於朝，荀息死之也。進荀息以甚里克之惡也。持大荀息
辭，斯謂曰：往之站，尚可廢也。斯言之站，不可為也。雅大荀息

而但以二死
之也故能
生之也子傳
引之以顯神
井之大臣

有焉

里克欲立重耳正也而經書殺君晉獻之殺太子據晉所
則都邑成之而與其全節同於孔父仇牧者何哉傳體經
義以立言其叙里克曰欲納文公曰作亂而里克之罪未
定矣蓋殺嫡立雙獻之罪也然獻之罪天王葬之方伯葬
之而非晉之臣子得而罪之也臣子不得罪其君父雖申
生不敢爲父罪况里克乎以君父之命爲尊而欲悖之是
作亂也當申生之未死也驪姬曰吾嬖里克而既與先君
成謀是吾君也已而殺之乎未成君曰殺已君曰弑一也
周叙荀息之死追述獻公托孤之重息以忠貞自許卒不
食其言正與里克相反是其死可謂無玷矣而傳又引詩

云期言之玷何也。獻公臨沒。屬此藐孤。息能明言。三惡。作秦晉輔之立。奚齊殺奚齊也。導以迎重耳。則二子全而禍息矣。計不出此。而僅以死自任。溫公所謂苟息之官玷也。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非死之有玷也。邇之所以全節許乎。聖經賢傳。每事立一標準。爲萬世法。獻公托孤。苟息受託。卽此一端。可爲後來孤存與存。孤亡與亡之法。或曰從子般之例。則但云子奚齊可矣。何以釋其君之子耶。曰此正從子般之例也。子般本國之臣。弑之。故曰子般卒。若奚齊則晉國之臣。弑之不歸其禍。故書殺其君之子也。穀梁謂國人不子。夫既爲君之子。國人安得不子乎。豈不子奚齊獨子卓乎。諸侯踰年改元。始稱君。

據傳緯卓在十一月經書明年正月從告也是卓未踰年何以書弑君蓋踰年書君者魯史之例也十三公皆然故子穀子惡俱稱子亦列國史官之通例也故鄭略衛成以未踰年稱名稱子然諸侯之史又有既葬稱君未葬稱子之例如是年傳曰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陳止癘曰傳見春秋初未葬猶有稱子者蓋國皆有史史非一例也奚齊之殺荀息從未葬稱子以告諸侯惠公殺里克告諸侯從既葬書君之例以正克弑君之罪餘見齊商人弑君篇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按
地各梁城今山西臨汾

此之言不
即孔有

以重賂起以
吾利結皆所
以以鄰為壑
也。以人目
重耳是易克
其兄
謀得一問在
初起兵之時

獻公卒。奚齊立。齊桓苟能請諸天王。正其奪嫡之罪。取驪
姬奚齊誅之。然後迎立重耳。吾知里克卒鄭祁舉及七與
大夫必有與之為應者。晉國數世之亂。消於一旦。賢於寧
毋之拒子華。快於首止之定世子也。乃桓既倦勤。仲亦無
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傳曰。討晉亂。豈深惜其不能
討也。

晉卻芮

莊解卻克祖
父從夷吾者

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按傳連言賂而
賂秦之地至戰

明曰

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言國非已之有
何愛而不賂秦

入而能民士於

何有從之齊隰朋

齊大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夷吾按齊方
伐晉至高郵

開秦師納惠公故齊侯
遣以陳師一軍其納之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孔疏無黨故往前易出無讎
故此時易入以彼勸秦納之夷吾謂

此解論在既
起兵之後

周云即前言
而知其忌克
可以信其君
忌克二字
本于危用生
說外
勝也也可以
去也

不好弄也。能國不過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季孫枝

季太夫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無好無惡不

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難哉按言難公曰忌則

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孔疏適足自害焉能勝人

傳叙夷吾之立而深罪秦人也。據檀弓重耳之在翟也穆

使人弔之曰時不可失孺子其圖之。圖之者求賂也而重

耳以仁親爲實與而起起而不私。蓋子犯以賢君待秦穆

而不知穆非其人也。其曰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彼遠利已

安得近利乎。卻芮早窺見其心許秦重賂河外列城五將

割授秦於是繫伯色動而始惠公及子桑以爲不能定
國以爲已利是包藏禍心幸災貪亂晉數十年糜爛其民
使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皆秦穆賄之也。郤芮智人也
而其對秦穆殊不可曉蓋外內無親賂中大夫許其入國
故穆雖納之猶以爲憂言將何所倚恃爲內主也。芮乃不
能推心置腹而飾辭以對言前旣無黨今亦無讎秦一納
之無事矣。豈似秦穆全不知將里平之事者此昧心之言
也。又言自幼老成十分持重始終不渝以見所賂秦者必
能踐言。豈似秦穆全爲已賂而有此一問者此負心之言
也。故子桑以爲忌克。忌者忌秦而不使知其情克者好勝
而不肯示其瑕也。或謂文公不行賂但以仁親爲聳動

遂讓呂卻先著此失策也。予謂不然。重耳事外傳載之甚詳。卽檀弓所記父死。謂何數語。尤屬人子常經。舅犯體。長正大。於此可見。呂卻黨逆。秦穆嗜利。皆不足道也。若以不行賂。咎子犯。將使天下後世。盡爲邪行。豈所以扶世教。而國卒歸於重耳。世霸之基。實立於仁親爲寶一言。而獨情傳未經載入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宋襄崛起爭霸。幾不知其何恃。觀宋治二字。則知國中又安四境饒足。而當齊桓已歿。重耳未興。遂毅然乘隙而起。然宋之治。由用目夷也。目夷雖繼桓之業可矣。不用其

言襄之所以敗也。猶用其人。襄之所以不亡也。

經

辛未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注齊朝齊始此霸體懈矣

○狄滅溫溫子

奔衛

社解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事在前年書以今春從起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按駁公已葬卓子故稱君○秋七月○冬大雨

雪

平地尺

○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社解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王事在恭

夏四月周公忌父

社解

王子黨

周大會齊陽明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說

夫

將殺里克公使謂

此二君情
說則以指
侯所賦說
君何以興
隱指昭
便是負祭之
根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
罪不忠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
無辭不及故不及里克俱死

里克手刃二君惠公卽位誅之而經不以爲討賊殺梁子
曰里克所爲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可謂深
知夷吾之心而傳云殺里克以說者何也據外傳里平使
屠岸夷皆重耳秦穆使公子繫告重耳皆許其得國而重
耳仁親爲寶不顧也惠則重賂四出隨處乞師於是入晉
之後先誅里克言此來爲二君復讎非爲得國以弑其黨
兄之迹藉以服臣民之心固周齊之寵而陰以除重耳之

卷之五

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

以出涕起
轉入能殺諸
臣文道任國
欲出其言殺
之宜也

夢至戰韓傳云妖夢是曉。竟若爲此。爲點睛。且以見晉侯
歸國。察伯賂未入手。日刺陰事。幽暗如烝於賈君。恍惚如
申生。請帝遠在千里。無微不知。正大有深心也。此雖爲
戰韓張本。亦以見夷吾行賂篡國。鬼譴人非。不能一日居
也。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臣解皆實爲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
濟矣。補注爲秦納冬。秦伯使洽至。秦大夫。報問且召三子。
邵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而舉夫。晉大夫及七與大
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離歌。鼎
夫。云每車一大夫主之。七子七與大夫。平功。平知奔
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與大夫。平功。平知奔

國史卷之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秦也。而忌小怨。里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也。遠禍誰能出君。謂約避禍也。平鄭。傳。

此見重耳應有晉國。人心歸附。惠以賂得者。失衆心也。秦穆索賂。不顧名行。冷至一來。爲呂卻所寃。遂至公卿屠割。橫屍國中。是誰之罪歟。其於平豹之愬。語若輕置。已釀戰韓之師。

經申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莊。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俱會齊侯。非禮。按此聲養也。蓋桓公女高氏日。兩君爲會而婦女。則共聞非禮也。秋八月大雩。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此直以亂諒之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莊。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與公俱會齊侯。非禮。按此聲養也。蓋桓公女高氏日。兩君爲會而婦女。則共聞非禮也。冬。楚人伐黃。

上與齊桓下
拜至受四一
龍一豬下夫
晉文出入三
視亦一鼠一
虎

叔帶罪不勝
誅

夫從天王莊解使召武公周卿內史過周大賜晉侯命諸侯

命天子賜之愛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情於愛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

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爲惠公不終張本

晉未入覲而王遽錫命王命襄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人王城焚東門莊解揚拒泉泉皆戎

邑及諸雜戎居伊王子帶召之也召戎欲因秦晉伐戎以救

水維水之間者爲二十四年天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莊解不書夏楚

人滅黃自抄滅不書奔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

侯杵臼卒

子穆公歿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

往經楚邱衛國郛郭也爲明

年春秋

齊桓勤衛之至故德無倦也文公慎守其國故諸之豫也

役不及魯史不書

此應叙在楚人伐黃之前左氏管於生起楚師而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郢楚都補迭殺梁傅賈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矣

桓公不聽亦可見桓公於管仲猶有未盡其謀者

呂東萊曰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其詞云焉能害我其心則恃齊蓋名

陵之役江黃有功於齊乃伐在去年之冬而今年夏始告

漢次公曰功
在王室禮受
下卿歸其
至論稱其
功成而志遠
耶

周云往疑敗
仲專國四十

滅區區小國死守踰時民無叛志以待諸侯之救卒之城破國亡君死社稷而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

杜預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按傳見

受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不應

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傳二

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若節也春秋來承王命何以

父曰歸父高侯之子曰莊子曰陪臣呂說此見當時周室典法

禮焉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呂說此見當時周室典法

上卿元帥不請命於天子仲得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

君如此之尊退然班次之下王曰舅氏故曰舅氏余嘉乃

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者督仲位卑而

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按應猶報也督與管仲受下卿之禮

馬道厚也謂功德厚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平而高曰不
送歎其休休
有容儀此方
知仲有以化
之也

而還。卒受本。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孔疏：世族諸管氏出自周穆王哀十六年楚白公殺齊管仲注云：管仲

楚賢大夫，管仲之後補正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

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生成子需孺

生莊子廩廩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

步生微耐步以上皆有諡是亦世祀之驗惟無功業可見耳

左氏習聞聖人禮讓之訓，故凡辭氣辭冲，受爵能讓，必多

方推許以扶世教，可決其爲聖人之徒。晉惠公受玉帛，

而知其不長世。管仲受下卿之禮，而知其世祀於齊。

經甲戌十有三年春，狄侵衛。莊解傳：在前年楚靈公以衛納溫

橫甚。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於平邱。伯子鹹林解：兵車之會二縣衛。秋九月，大雩。

諸公子友如齊。

地接在直隸開州東南。

諸公子友如齊。

諸公子友如齊。

諸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莊公前年齊言欲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復之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

桓公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子帶卒召戎伐周盟主不問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爲之請吾不知桓何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連兵以伐天子入王城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旋如此也力量未優凡事苟且小補之無當於王道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秋致之

莊公成守也致然侯成卒於周

冬晉荐饑

莊公麥禾皆不熟疏云連歲不熟日荐補造外饑不告不書

使乞糴於秦秦伯

姑與百里之
官作義降解
齊伯之言也
人利物然俱
有治名心在
內
唐云只輪梁
一句耳加六
字點染便如
輪梁者齊繆
紙上再加七
字便如輪梁
者旁而相送

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謂百里夫與諸乎？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問伯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
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秦
於是乎輪梁於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按今
命之曰：沉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發

明年閉糴，卽晉人無不怨者。

經 乙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莊公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按今山東樂昌縣東南

夏六月，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季姬魯女鄒夫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災書繫於所災所

禹錫姬姓今山東 齊有鄒城。齊有鄒城

聖人加一使
字不說季桓
訓得苦心

山名在晉地按

狄侵鄆。冬，蔡侯廵卒。

莊公甲午立。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會鹹之時，遷杞成周，兩事並謀，成周更急於城杞，故夏會

而狄成，明年春復會而城杞，非成周緩而成杞亟矣。桓德

雖衰，此猶見其勤也。杜謂爲惠不終，固非。林謂散辭亦非

也。云有闕者，傳意史氏不滿是役，故略諸侯不序，不知卽

會鹹之諸侯前目而後凡，蓋前謀之而今城之也不書杞

遷，則略之也。義與城楚邱同。

鄆季姬來寧。

補注：傳見季姬歸鄆，來寧皆常事，不書。

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

而使來朝。

杜解：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則更嫁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之文也。明公絕鄆，晉來朝而還，張

鄆子以分則卑，以情則戚，問焉不朝，無禮哉。其遇

其使，其朝皆姬志也。姬歸而鄆安，鄆於是賢季姬。

鄆季姬來寧。公怒鄆子不朝。止姬將以絕昏。姬因爲防邑之遇。強使來朝。俾之請已。還鄆罪在僖公也。書及鄆子。又書使鄆子。則姬爲鄆子夫人明矣。不言鄆季姬省文也。公穀二家從無季姬自擇配之說。而何休造言誣之。范甯注穀梁已斥其妄。且女子許嫁而字。若身自擇配。不得言季矣。僖如鍾愛其女。其卒當會其葬矣。卽按之經文。無有一合。

如姬私奔。

但書季姬及鄆子遇於防。僖休又謂姬許嫁。

子來朝。亦足以形其情。何必又加使字。

於邾鄆子奪而有之。則以邾人用鄆子而妄爲是說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莊注

山川崩川

國之徵

妖夢鬼譎也。山崩天怒也。閉糴人怨也。

公云慶鄭極
急切射極

周云慶鄭反
慶切諫毫不
避格遇而一
欺多少低同

冬秦驪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莊晉曰背施無親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鄭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

之不存毛將安傳號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

皮而施毛附注諸侯稱異姓大夫曰舅通慶鄭曰棄信背鄰

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德

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慶鄭曰背施幸災民

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按言以若所為雖親近之人猶

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呂處慶鄭之言不

斯時呂卻豈攢斥閒散故無能為君盡一策以致鬪士倍

我而君貽之禽

經丙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莊桓諸侯五年。楚人伐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止

地名。闕接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牡邱。孫越兵車之會。

三。遂次于匡。

衛地。按直隸長垣縣西南。

公孫

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楚與國。技物廣。隨州北有厲鄉。

八月螽為

九

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節

求字不齊。此書者以明中絕。按若書節季姬歸于節。則爲常事。

不見中絕之意。故若初嫁者志過也。杜絕本明而諸儒凡遇婦人之歸。即以爲于歸。故紀姬之歸。即以爲再嫁。季姬之歸。

節以爲淫奔。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字大夫。既卒。

是淫之也。書字震者。雷電擊之。方解禮大夫。發難言於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地。按江南。紅縣東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

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地。按韓。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詣夏故也三月盟于牡邱尋葵

邱之盟且救徐也

杜預英邱盟在九年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

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徐卽諸夏而爲齊滅舒。楚所深怒者。伐徐在正月而三月齊始合諸侯已不如救邢救許之速。况諸侯皆次于匡而遣大夫往救乎。桓之志益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預大夫救徐楚師不遇故二師伐厲以救徐

張主一曰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晉侯之人也。

杜預在九年

秦穆姬申生姊秦厲君焉。杜預秦穆姬申生姊秦厲君焉。晉獻公娶

於夏無子。則是正。如杜云。次如誤。按穆姬申生皆晉人。且曰盡納。

齊姜出而姜早卒。意者育於夏君。故臨行屬之。且曰盡納。卒公子于張。百斯曰。晉能世守穆姬之言。何至六卿殺晉。

秦伯始則強
僞用兵謀乃
關門取當
敵來却休
見極寬仁故
名實非欺晉

出已絕
傳事實
注云
主故
方失
以故
晉通
會於
北

侯。燕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怒之。晉侯許賂中大。

夫。國內執政。政里平等。按晉語。夷吾對懷使曰。里克與我。夷吾

萬。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燕號略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燕號略南及華山。

解梁城。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解城。呂說。高公。晉侯。秦。韓。之。

粟。在十秦。微。晉。閉。之。在十。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秦。之。掌。筮。

之。吉。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于。卜。人。也。涉。河。侯。車。敗。詰。之。伯。

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

其。卦。遇。蠱。三。三。蠱。卦。有。利。涉。大。川。之。語。故。云。然。凡。以。二。陽。為。

河。二。陰。為。河。者。皆。謬。也。涉。河。侯。車。敗。乃。初。得。蠱。卦。曰。千。乘。三。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按。三。五。互。震。為。雷。

運云本則
後步步通
以首時伏也

名小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切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我

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服豚德與

外彊中乾我反也信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進退

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呂說廣路論小政弗聽九月

云秋矣晉侯逆秦師使韓簡晉大夫韓肅師復曰師少於我

之占占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求秦入用其寵為秦

餽食其粟三廩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愈秦奮倍猶

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林經言匹夫尚不可狃况國乎

遂使情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

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

劉備之臣
劉士信
或共
而得
遂歸
公失
伯公
再公
奇幻
鬼神
開卷
共世
里翁
以然
是政
男公
然不
自天
指

康公弼與女簡璧婦步登燕而履薪焉古之官閉者

抗絕之隱姬次自罪故登燕而薦之使以免服喪經逆且

以茲左右上下教皆履柴乃得通免衰絕遺衣之服令行人服此服逆曰上天降災使我爾君

秦伯且告將以昭辱自教免音防曰上天降災使我爾君

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詩靈寢則之故臺亦所以

曰上天降災凡四十七字詩古本皆無是後人加也按是姬解鈴亦是姬故以嫁姬作結蓋今在岐西聊釋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晉侯

入則大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威愛以重我謂反

天地以要我不國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生

謂言而不行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公子繁大

若自食之耳相乘焉惡于桑曰歸之而質其

特地監起一
筆素之師君
全在此

太子必得大成起見其太子一有晉未可滅

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也且史佚太史名佚有言曰無始禍

無怙亂恃人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

使卻乞晉大告取呂給甥即呂甥字子金補正呂氏也且

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賞之可朝且

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或也代惠公也衆皆哭

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孔也與所賞之衆入公也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革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

曰征也結也以輔衛子太子權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

州兵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帥甲兵

公無道何以得此於民緣放秦公得深故能

方以類聚
此以類聚
公方在素石
史蘇之同與
調也合此更
無河安頓

此七字使人
不可挑撥

民心反國後側身修行操獨民心定補生惠矣初晉獻公筮
一歸便殺懷歸以快私怨民心自此而散
嫁伯姬於蔡遇歸妹三三上先下離上既歸
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
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按震為長男兌為少女故取長兄嫁妹
震例也上六陰爻變上九陽爻有女承筐于士之象承奉也
震為竹為筐有筐象然震變為歸妹中虛則虛耳無實也
震為上九以睽孤之性不受無實之禮雖兌為羊離為刃坎
為血而坎離相互不能適用衣其剝羊告廟以成婚儀有悖
然不顯耳以爲兩卦之義未嘗割也此取歸妹西鄰責言不可
上六爻辭以爲兩卦之義未嘗割也此取歸妹西鄰責言不可
償也歸妹之繇猶無相也按兌居西泰在西鄰兌為口舌兩卦皆
見多口責古之象也言者不諒之責其口舌而無實也震
約見其虛道至絕好子然無助也西鄰始以爲責必嘗勸誘
有言也對泰貴賤之事也附注責如子震之離亦離之震
嫁之也震變為離是爲震之離而物極必反爲雷爲火爲
震之也子震是爲離之震比二句統歸下文爲雷爲火爲

三三三三
占占占占
占占占占

疏股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賊敗于宗邱
為大姓而離反以火而轉焚其木省其母宋是為
震為車輓云云車下騎也車之下為輓其輓矣以是
三互離為戈兵是車為離敗而脫其輓矣以是行
震之上九為離之上六為火焚其旗矣以是行
宗邱宗邑也豈逆知有歸妹睽孤寇張之邪按此
韓之敗也。說吐活反。歸妹睽孤寇張之邪按此
日明也。而王于不絕不獨無助我也且為者而
三五互坎為弓有孤象坎為竊有鬼象雖至脫其
此也。知有泰復晉姪其從姑按姪從姑之子也
侯復歸晉侯之事姪其從姑按姪從姑之子也
姪不知三互坎必買變而後云從姑姪未見之
坎之初互父姪之三事連不食有姪其從姑之
女坎為中男相為配令而坎互于姪有從姑之
果楚楚知有子酒之事已上官賁之姪之義
歸其國而棄其家按自職之上官賁之姪之義
助其烟火炎水潤物極必反則坎離之交矣有
象取其鄰國必逃歸木國又將變而為震變者
昔言亦離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按適於上乾歷
之震之義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按適於上乾歷

周云獻公據
如於秦未為
全不也也
從史之占
則蘇伯之
援先不人
無得之於
竟不得與
方云晉侯生
事而敗後臨
亦而失以
山已述通
聞

知期必死者何也蓋賴以焚木亦以涸水震變為離而卦二
四皆五離是為重離以次而當重離之曰位火災極矣所謂
突如其來如死如笑如案如也一陽突起而橫亘故知其為
高梁在二陰之間故知其為高梁之虛也其者揣度之詞蓋
逆知子爵所死之地或謂左氏事後附會果爾不應自露破
綻必當時奇駭傳為美談故史志之耳或又以高梁因此得
名亦非也今山西臨猗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汾縣有浪城音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言龜以象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
知吉凶凶不能變吉凶補正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
悉數乎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固能以卜筮諫者與詩曰
國得如失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固能以卜筮諫者與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言背憎職競由人邪惡非天所降俾
皆面諫背相憎疾主于鼓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
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爾也。傳尊本反沓徒合反
此之謂憤兵不書伐晉卓氏曰韓晉地於韓則伐晉可知

省文也。不書以歸。實之於外也。傳釋經。郭未嘗不兼罪秦伯而失德名。寇其曲在晉。覺秦伯之猶爲彼善也。此篇分四大段。以天人兩字作線。秦伯伐晉以上爲第一段。人君土地受之先君。尺寸不可假人。河東之地。一時盡棄。傳曰。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晉雖負約。秦實非義。而惠公所爲種種。非後人類。秦伯遂藉之爲聲罪口實。是伐晉者之由晉也。獲晉侯以上爲第二段。以晉之強。何至遇秦。卽敗怨之所聚。衆叛親離。韓簡我怠。秦奮之言盡之。此時勸之謝過。猶可及止。乃諸臣或以爲君實深之。或以爲幸而得囚。知其必敗。絕無救敗之方。輒轉相誤。而君執矣。是獲晉侯者之由晉侯也。作以上爲第三段。賈禍甚易。銷禍甚

雖乃諸大夫君辱而威矣。穆姬以德報怨矣。子桑轉讎爲
恩矣。而晉侯於事窮勢盡時。猛然想起平日同心膂之瑕
呂飴甥。遂使子金出一頭地。征緡輔。圍絕大救時。良策秦
安得不許。平傳前路寫來。都是土崩瓦解。氣象至此。人心
國勢勃焉振起。其尤得力在爰田一賞。轉怨爲恩。可見晉
未嘗無人。由於敗德者。自階之厲也。嫁姬至末爲第四段。
點出敗德兩字。以收拾全篇。先君敗德已及於君。隱然見
君之敗德。將又及於後嗣。答則卜也。筮也。妖夢也。其實由
人致之耳。而顧云天降之禍。此深責晉惡之義也。然則秦
其無罪乎。隣國有弑君之禍。同盟者討賊立君。理之正也。
何至彼以賂行。此以賂納。則失信之罪。小輔篡之罪。大秦

伯前番是許取便換其出。若此番與師而來。直是虜取。故傳於賂地界至點出。以明伐晉之由。一直貫至秦征河東。官爲此而來。得此而去也。公孫之對極婉極工。言外便見。奄有大邦。伊誰之力。而負心如是乎。故穆姬有登臺之請。公曰以厚歸也。宜是探囊取物。費有請殺之語。子桑曰。質其大子。猶恐過水拔橋。何一非貪賂致之乎。當此輻脫旗焚肝腦塗地。惠見縛於靈臺。穆亦危於韓簡。姑姪相從。惟晉之殃。秦家再醮。亦秦之恥。然而傳不實秦穆者。蓋惠公甚兄入國。總無一事。一言之善。此師曲在晉。直自在秦。故以敗德結之。所以深惡晉侯也。一州兵一民。竟無著落。下篇直接節甥盟秦伯於王城。讀者以爲已許晉平。而子金

之策可有可無。否以爲有此一舉。歸晉侯之意益堅。而抑知非也。獲晉侯後。諸大夫之惑。不過曰。豈敢以至而已。穆姬之請。不過不以歸國而已。而大夫猶請以入。公子繫猶欲殺之。夫何愛乎晉侯哉。忽聞爰田。頒賞通國。知恩孺子。與復讎之師。國人切同仇之義。背城借一。保無轉簡之輕。重怒難任。君臣同喙。皆指此是全賴子金力也。而叙於許晉平之後。作追叙之辭。使人自會其實。州兵作而後許晉平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杜預隱罪。非其所。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劉傳紀。異也。張注。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成。所以事天也。冬宋人伐曹。討普怨也。杜預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齊桓之伯三十年。諸侯無擅相侵伐者。宋人伐曹。可知諸

侯之携。

說本

未訥壯邱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齊曹與俱。宋

襄不以救徐爲念。而伐曹以尋舊怨乎。

本

所謂舊怨者。

宋背北杏之會。桓合陳曹二國伐之事。隔三十餘年。蓋桓

公避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竄也。

本

蓋

楚敗徐于莫林。徐恃救也。

特

六

傳發明經罪。諸侯救徐不力。爲楚所敗。也不能禦楚。而分

兵伐厲。欲楚移師救厲。以解徐圍也。乃楚師不救。而厲卒

不克。至九月而公歸。知諸侯之皆歸矣。諸侯歸而徐不支。

遂爲所敗。觀宋襄之伐曹。此救徐之所以無功也。

十月。晉陰飴甥。

杜

昭

即

呂

會

秦

伯

盟

孫云不和二
字封得駭人
者制中却極
婉婉
何云呂甥之
言近於誹謗
獨四語保潤
惻惻動人

晉侯到底居
竟其無後也
於發慶鄭也
此蔡發到底

西朝也。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懼喪其親。秦所殺爲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神其親。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訓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附法服虔曰：一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一牛一羊一豕各蛾析大。蜋魚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寬仁其顯西
戎也於又德
之舉見之

道爲節重耳
伏脉

汪云十七年

子圉質秦秦
歸河東而秦

之

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饑之粟曰吾怨其
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之封也箕子紂庶弟曰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爲人所棄以
見文公爲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
秦伯啓口不問國謂君何而云晉國和乎的是從聞州兵
既作事實向中已有成竹不過看其若何置對因而分外
討好也餽甥報德報德總不離征繕二字可謂直中其隱
而以脅制之辭歸諸小人以知罪歸之君子以後極力推
尊一正一反皆中窾要而秦伯更添一番與會矣必報德
有死無二七字是對證之藥隱然見前件重賂必不敢再
負而絕以仁義之名動秦伯若再加一語便中所忌故只

此七字已足。斯時秦伯更加老到。一面晉侯歸國。一面秦
官布置河東。不肯再放賒債。乃知秦伯伐晉。全是爲此。以
統結兩篇。

讀左補義卷之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添
男 堞 堞 按

僖公三

石數之五各隨其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言是月隕石之月重
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聞其隕視之
水鳥高飛過風而退宋人以爲○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杜
災告於諸侯故書○鵠五歷反○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杜
云稱字者貨之疏云如仲遂叔肸皆名字雙舉其說也馬
駟曰書之見季氏專魯之由生也而劉姓謂三家生而賜氏
者季友之孫爲季孫行父牙之孫爲叔孫得臣肸之孫爲叔
老慶父之孫爲穀與黷爲孟孫氏並以王父字爲氏蓋三家
以行以爲字在季友之世卽命立後爲生而賜氏○夏四月

隕星山上而
下集不同而
墜也

先註明

占驗駭人

補山言凶之
本却作中一
預補過

丙申節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

會四

十六年春隕石子宋五。隕星也。往解但言星則熾星使石
隕石不言隕星猶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闕於所不見
董氏辨疑星在天猶活大隕於地成石猶火焰滅而成炭也
故邵子曰星六鶴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鶴退風而退飛風
在地則爲石六鶴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鶴退風而退飛風
之周內史叔與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
先見者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
不終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叔與自以對非其實焉爲有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禍所讖故退而告人傳氏曰
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所讖故退而告人傳氏曰
皆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讖襄公不脩人事而

徒問物變

吾不敢逆君故也

按不敢逆君者不敢直言其不脩德致此故假他占以對也

星隕而爲石。風逆而倒飛。記異也。傳只五字而公羊記閔

記見穀梁耳。治目治法之矣。叔與對不以實而其言竟驗。

可知。補士坎人。其所以前知並不係乎此。傳特識之以例

其餘。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救徐。俱是前年事。未聞今年楚又伐徐也。此採之他

書未經削去者。

秋狄侵晉。取狐。虜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杜預狐野受鐸昆都晉三

邑。兩傳爲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傳破狐虜。

今山西襄陵縣也。平陽府南有昆都聚。十一年戎伐京師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以來遂爲王室難。

十二年管夷吾平戎於王則已和戎矣十四年會子鹹謀
成王室至此又告戎難又徵成王室雖亦見桓之勤而養
癰憚割貽患將來弼者之於王事顧如是乎

冬十一月乙卯鄆殺子華

莊公按管仲之言事在七年按不告也

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

鄆即爲淮夷所病故稱略也

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役人遇厲氣不堪久

呼火故反

以淮夷病鄆合九國之師于淮兵威之盛使不戰而誓服
所謂東略也乃城一小國役人一呼不克卒役而散此時
管仲已死桓公耄及志昏而敗氣乘之矣然言東略則已
略定淮夷雖非心服亦自震盪以淮夷率服作頌豈

三子而罷
國之役是
亂之誠亦
亡之妖

追叙

盡影響之談乎

經

庚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在解楚與國按今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

○

夏滅項公在會別遣師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十技魯邑今山東

○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

明年子

傳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婁林役在十五年

臨楚肆惡與國受兵於邾邾適增其恥。

夏

晉大子圉爲質於齊在邾河東而妻之邾在邾秦征河東置

惠

公之在梁也在邾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不產懷

子

曰卜招父招大卜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

招

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不聘曰妾

串合 達神
魏注重耳

事有疑情而
拂者皆疑其
是也傳曰以
公故厚其心
也

言文君妻
及子圉西質姜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妻陳傳爲晉懷公起傳

河東卽秦取賂於晉之地也秦以愛女妻圉圉爲秦嬖令

其夫婦食邑於此觀後圉欲挾嬴氏以逃則知不在秦宮

矣一則官師布列規取東方一則仍歸圉有餘其食利

師滅項程解師言滅則師可知也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淮會在前

年冬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公信

會同講禮之事夫大以公故會齊侯于十我解會齊以諸侯公宋也桓公聲

爲非得已也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

之也取見執故託會以告廟

公穀以爲齊滅之非也齊爲逐殲之後未嘗有所滅也存

三亡國今又謀節設移師滅項前功盡棄桓德雖衰不至

此篇叙而不
斷首段便見

於此或曰項淮夷與國也故滅之此更不然桓方事東略
滅項不足以威淮夷而適以堅滅節之心况項近於魯齊
不能越國而鄙傳謂魯滅之是也蓋公早有成謀公既出
會陰令魯師掩取之是時桓方以救災卹小加惠諸侯而
公忽以滅國聞故粘於齊師以示霸討桓適經畧淮夷道
經於卞夫人逆於途以請遂釋之也胡傳云季孫主之先
儒謂季友卒子無佚早亡行父稚子焉得擅爲此事也
望溪曰凡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滅而書取非其實矣文姜
會齊侯不諱而諱滅國乎不書公與取鄭取邾取節不書
公同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燕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武孟當立

公與仲恩孝
公大是可疑

立武孟明啓

爭地

官登有據其
病復伏於多
兵皆收殺羣
武孟不費手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在無公少衛姬生惠公公子

元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廐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

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

子雍雍外雍此人爲雍官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補注傳見齊桓內寵無制貴賤冬十月乙亥齊桓公

卒乙亥十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內官之有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日乃殯

呂東萊曰管仲卒齊之霸業便衰一則仲不能爲齊求人

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又曰葵邱未會之先猶自

朔至望之月也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未滿有增

滿則招損使威公所期者不止於霸肯至霸而滿哉
傳明齊之亂管仲爲之也桓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各有
子無虧爲長觀閔二年桓公命無虧帥師戡齊知其長於
諸子立子以貴貴鈞以年年鈞以德無虧當立明矣孝公
之母班三其子又少於無虧且無虧未見失德而孝公未
嘗差勝相與仲廢長而立孝公非義也桓自知其非義故
雍巫之言易入而更立無虧善於補過也使仲能將順君
美請於王告於諸侯以無虧承國宋襄安得以前此一言
輔孝爭國哉仲以爲更立無虧則立孝之命自廢桓自能
處之豈知身死而二豎誇定策之功宋襄市恤孤之德而
齊以亂也傳叙齊亂曰管仲卒罪仲也乎

經

已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解納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觀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

齊地按山東歷城縣界齊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救四公狄八

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冬邾人狄人伐衛人便文爾

如襄五年納之會書吳人歸人蓋不可日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莊公以

傳外稍不書不克納而後書王氏左翼衛與於伐齊昔陳

公處於漕溪無虧三百乘之成可以為衛乎無虧不得良死

衛文之鄭伯始朝於楚無虧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

無以鑄兵楚令故以鑄三鐘

曰始朝哀相也為天下哀之也

齊人

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

天下無有殺其君以說之而復拒之者蓋武孟之殺四公子殺之也武孟序當有國且桓公有命今既立矣拒孝公爲武孟拒之也武孟不死則四子安得而爭國故三國師至以說宋爲名思其國人遂相率而殺武孟何嘗欲迎孝公乎武孟旣死則四公子皆有得國之意遂相率而拒宋

夏五月

宋敗齊師于廙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

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

黃若晦曰襄公自僖十五年已有圖霸之志齊桓死無虧立孝公奔宋襄之得孝如獲重寶矣於是挾之伐齊曰是齊桓管仲所屬於我也名正辭順雖齊人亦有不可致詰

者幸而卒立孝公國史書之以爲信不知皆誣死誑生之語也大國家未有事變早立嗣子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此非傳之誣乃不能辨誣耳

桓以孝公嬖襄。無論其事果誣也。事卽非誣。亦猶晉以奚齊屬荀息耳。然荀息不食言爲是。而襄公則非者何也。荀息晉臣也。以君命爲尊。宋襄降邾也。以天下名義爲重。况桓自知非義而易之。更立無虧已。萬無立孝之理。襄欲藉以求霸。且以孝公間弱。可制陽以踐言爲名。而陰遂其亂齊之實。故經傳以全節予荀息。不以納孝與襄公。

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莒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預云莒圃在衛文公名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陳師

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陳師

本
卷
注
甚

隸帶縣西而有晉城狄師遇

神注梁亡

衛忘齊桓之德。偕宋伐喪。以納孝。此書邢狄伐衛。張氏以爲應致聲罪。致討之師也。然狄亦邢之仇也。黨仇讎。以構怨於兄弟。可謂知類乎。衛文對衆自名。再三譏國。以激父兄子弟之怒。的是中興手段。狄師還而邢從之。進退由狄也。杜以爲邢師尙留。非也。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而解多築城邑。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

庚辰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在僭稱人以執。

書

名及不書者皆從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與盟。

而

猶不解。所以

節子會盟于邾。邾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已

西邾人執鄆子用之。

邾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

讀

卷八十九

七

不書宋使糾而以糾自用爲文南面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之君善惡自棄不得託之於他命

邢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于齊

盟○梁亡所以惡梁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程頤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請朋卒於經無所明而獨舉說者微此

傳不能詳其事○魚曰一會唐二國之君則知來會而執

之矣蓋滕自盟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齊怒之而無

責桓之所以極盛也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也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程頤

有妖神東夷皆社社之蓋殺人而祭疏云屬聚也按睢屬

東夷使畏而歸也今山東沂州境也睢音雖

馬子魚曰古六六齒不相結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解

成子魚兩層意上言用人之謬下言圖霸之難提出桓公是直揭其惡左氏謂用之爲犧牲公穀云叩其鼻以鬯社謂取鼻血以鬯祭器皆非人之所爲也蓋邾卽世僻猶宋以肆虐而何休謂禍由季姬然則宣八年邾人戕卽子亦由季姬乎

秋衛人伐邢以報莒國之役於是衛大旱計有事于山川不吉吉事也寧莊子曰昔國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計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寧莊事勢而亡事文而興用與不用故也然大旱與師衆心惶惑故以此慰其衆卽讓國於父兄弟之故智也擬古不倫適逢其會亦幸耳篇中著諸侯無伯一語是前後

江云開其欲
故相談仁
無相形此
復以支玉托
謂可云開
之切來義知
子魚乃仁而
不用其言
之不終宜錢

篇關鍵齊桓尚在邢衛小國敢自相吞噬哉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補注曹伯使其大夫東門而不親會子宋公此謂不服杜謂由不致伐非也

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杜注

侯還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杜注因舊軍詩曰雅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今君德無乃僨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齊桓功業幾以爲更高出其上者而子魚獨以爲薄德

伐叛討貳正齊桓之事而子魚獨舉文王隱然有貴王賤

霸之意又言省德無闕而後可伐人其本領誠非管仲狐

趙輩所及也惜茲父負此賢佐傳特錄此二篇以見聖

人之重霸不得已也齊桓且不足言况晉乎一部春秋前

以楚人爲主
妙在不說楚
人一字專寫
陳侯欲脩齊
桓之好而若
已入其彀中
此意主官有
卽實托主之
法

後皆歸束於此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往經宋襄公

故思齊桓

齊桓既沒宋襄起而合諸侯曹衛邾滕從之楚顧以爲太不利於已思諸侯能助宋之強者惟齊而宋實有德於齊然可得而間也陳蔡鄭楚之與國也因使陳侯倡爲脩齊桓盟屈完之好就盟於齊國陽以媚齊陰以間宋於齊而宋之勢孤矣後此之盟薄戰泓橫行於中國者皆此盟爲之地齊孝負德忌功觀後伐中固結知謬以楚爲暱已而不知墮其術中也書人大夫會也楚後於陳蔡名爲二國倡是盟也先於鄭鄭九暱楚尊楚也

取
崑字寫山自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杜預不書取梁者主名補注不由赴者故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壑

音皮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命曰新里秦取之已足爲前車之鑒而梁卽以秦將襲我愚其民而秦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鍾繇傳若曰猶彼自送去而秦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書梁亡之義

經

辛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私解晉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言新以易舊

言作以興事夏郕子來朝。郕姬姓國疎云二十四年傳富皆更造之文○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五月乙巳西宮

詳說

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日災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

人伐隨

得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音不時也。在歷失土凡啓塞從時。門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壁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厭一日而開。故特隨衆時而治之。今舊公諸銘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議之。

周之正月夏十一月。土功自此而畢。無日至猶勦役也。且書春則工役繁而遲至二三月矣。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杜預鄭洩堵寇。鄭大帥師。文公子。

入滑。張注記大王居鄭之始業。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杜預衛自前年伐邢至今。

常爲邢病。

傳爲邢危之也。衛文不能報屠戮之狄。僅謀小弱之邢。吾知其無勾踐復讎之志也。節節寫出衛文病邢必滅而

隨君有志不
可加也然則
伐亦微可也
但德之以義
敗由已義勝
正大

後已此發明聖人深惡滅邢之義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殺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
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莊解詩名南以喻遠難
而行必有汗辱張注隨
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罪其不量
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按善敗由已已該師文王意

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
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僭王之賊人人
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構
木楚成伐隨取成而還張天如曰倘東諸侯有自強如隨
者豈遂不足支楚哉後吳人入郢卒賴其力以存昭微
隨則楚不嗣矣方知子文之識遠遜季梁

一語名言

宋襄公欲合諸侯。城父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已之欲從衆

善之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上盟傳

襄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與文仲之言

暗合。以欲從人，是霸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

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攘楚存三亡國，皆因

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經

子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杜解爲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

鹿上。

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鹿上，宋地，按今江南太和縣西。

夏，大旱。

零不獲雨。故其旱。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孟地，按今河南睢州。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

有孟，按今河南睢州。申來獻捷。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許之者故者
之王者也
公之後國
楚之盛故
齊軍而問不
王而執

若將偏片一
片長足便經

今期開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祿解書諸侯不予楚之舉
義釋也按齊宋地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齊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國所以爲霸襄欲霸反求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四國就盟於齊宋公以爲楚暉於齊矣而且謂已之有德

於齊也因要齊以盟楚求諸侯於楚者非借其力也蓋齊

桓名陵之役盟屈完而霸故邀明神以怵其心楚不與我

敵而霸成矣齊猶與盟者以立己之故勉強從之也經書

人以大夫會也讓宋先歆以齊宋兩大國在會也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按杜預說在女曰巫在男曰尪

欲暴虐又欲暴巫則巫尪非一類也生厲神也爲瘡病之人天

哀之而雨也鄭註禮記謂巫而仰天杜引或謂瘡病之人天

此無味紙卷
其布置之妙

爾已在此云
禍猶未也包
許多煩與流
津在內

附會矣。烏黃反。則威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饒食。省用。務。糴。勸。分。林。解。務。隨。以。存。儲。爲。先。此。其。務。也。正。厄。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災。之。徵。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民。

文仲之言。使知無益自止。省却多少無罪殺人莊語。然。爲。補。救。民。牧。之。職。故。先。示。早。備。雖。於。周。禮。十。二。政。未。克。詳。明。而。救。時。濟。患。已。勝。於。縣。子。之。徒。市。矣。饑。而。不。害。有。備。故。也。此。臧。氏。功。也。臧。孫。氏。世。有。達。人。文。仲。名。言。得。之。家。學。歟。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宋。公。齊。魯。諸。公。之。屈。辱。而。公。獨。不。畏。強。楚。曲。爲。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謀。意。良。厚。矣。而。傳。者。乃。爲。魯。罪。謬。也。

以懲君

杜解爲二十二年戰泓傳

孟之會假如楚仍以宋主盟則宋霸成矣齊孝非所樂也。於是臨期不至至者惟諸小國又多暱於楚而頡之靡肆矣。幸子魚守國粹不可伐否則幾何而不爲犧乎蓋宋公方挾齊爲重而不知孝公之不至齊侯方妬宋之主盟而不知其被執諸侯以爲宋楚之成而不知楚人之厚藏其毒也不善楚執不與楚人之執也禍猶未也以襄既釋歸銳意伐楚也。

任宿須句

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解司主也

云通空立
爲後文張
本必突叙法

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禮衛顓臾受王命爲魯附庸自不得見經須句司大皞有濟之祀則非魯私屬矣亦不得稱來奔之經傳稱來奔者皆列國也按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濟水之興孟子時固有任人則任國未滅也隱八年春宿男卒則

宿爲男爵此傳云須句子則爲子爵皆不屬魯杜謂顓臾之
比非也任今山東濟寧州又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賈縣
西比有顓臾城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句其俱反○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
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
國迫近諸戎難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
故極言之○紆解也○爲明年伐
邾傳○紆音舒

伐邾復須句而反其君此興滅繼絕善之尤者而經書取
以其實自有之也傳叙出須句來歷以任宿顓臾陪寫俱
爲諸夏之附庸顓臾則魯之附庸三國非顓臾之比矣須
句爲成風父母家故失國來奔而成風卽以爲利是脩祀
紆禍者其名利其有而取之者其實故不意中露一封字

封者我取其地以封其君因其國爲我附庸此成風之教也然則僖公是役何異鄭莊之於許叔齊僖之於紀季安在其爲興滅繼絕者亦取之而已矣

經

癸未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勝

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杜解魯地昭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

續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米伐

教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畧稱人方解宋公身傳而書法與鄭陵異蓋宋人諱之而楚則未得其詳鄭陵則晉人特張其事也按泓水名今在河南拓城縣北

傳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杜解得卹寡小之禮陳傳傳言

經不書邾滅蔽罪於魯呂氏曰周禮之說如齊仲孫晉韓宣子皆言之至周禮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

補注經叙諸侯傳每畧之他倣此

子魚曰所謂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言處順云阮

禍在此矣杜解怒至楚故伐之為下滋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杜解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辛有周大適伊

川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被髮而祭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居

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疏云十一年傳稱伊維之戎同伐

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知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

伊維之戎本為周患今又無故而遷陸渾於邦畿之地秦

晉之無君至此

晉大子固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杜解羸氏

固懷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七字結上兩

不敢從亦不敢言逃歸

傳終史蘇之占言說羸氏當子歸之謀歸而且其行則子圍憚羸之

告必不敢逃而父子夫婦兩全情之疎義之薄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處置亦妥若雍姬則人盡夫矣故知後來著的是秦穆之過子圍質秦猶逃歸者以後此刷位必又彼賂晉地幾何不堪再索也

富辰

杜預周大夫

言于王曰請召大叔

杜預王子帶詩小曰協比

其鄰昏姬孔

言于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姬甚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王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

趙東山曰齊侯之請已失之富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於

有庠未嘗留之京都子帶志在召寇作亂與象不同宥之

汪云又就詩
贈還然誤王
并以誤帶
而云宋坤此
筆不是誤王
台則乃是誤
婦貞屈也

文仲通一小
字順通一小
問子云勿
輕小事小
沈舟勿恆
物小處身
與文仲之言
不而奇

列國可矣。乃還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豈不謬哉。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與杜邾也。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顯明也
命不易哉。周詩言有國宜敬戒。天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孔疏通俗
足謂之蠶。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按傳見不膏。邾人獲公胃亮。縣諸魚門。邾城
須句之役。義利兼收。故得志而驕。豈意魚門之縣。自求辛
蠶。傳首提出。須句入以爲是。邾人興師之故。不知正公敗
績之由也。

歸國諫二
知襄商戰
乃其末後之
辭前百有
少信以爲
不國者以爲
定也加知自
已却廷其
俞云一日不
可一日本可
與有論戰
相似將士其
劉或公府中
多少甲兵至
致頃說出如
也自相然機
受子魚痛言
更不能復言
一語人建書
其後半信不
如其得而合
在前半信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與之，弗可赦也。」（附注）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

魚之言，固諫猶云：「固諫固辭耳。」補正：隱三年，名大司馬孔父。

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

定十年，公若苑，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因爲弗

名謂莊公之僕公孫固非也。弗可赦，言違大天必不宥也。

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

未旣濟。（杜解）未盡。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國人皆答）

公去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重直用反，古之爲軍也不）

以阻隘也。（不因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殺不鼓不成列。

取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勑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勑，強也。

將云序事以
隨而不列爲
主故先從此
說起俾一虛
結頌佳用且
學例落道承
不直不掩批
撥已盡復用
三軍二句一
言仍掉轉喻
而不列作到
然爲法細密

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夫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
所以生未○新其京阪○反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
之○今之勛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
不勝○且今之勛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今之勛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
○死○如何○勿重○言○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
○服○焉○人○則○本○可○不○須○關○三○軍○以○利○用○也○按○利○偷○易○利○有○攸
○利○與○是○也○言○乘○其○利○而○金○鼓○以○聲○氣○也○附○註○劉○用○無○日○聲○宜
○進○也○補○正○規○杜○非○是○金○鼓○以○聲○氣○也○附○註○劉○用○無○日○聲○宜
○孔○疏○周○禮○鼓○人○章○六○鼓○四○金○而○金○鐸○金○鈸○金○鐃○注○以○此○金○爲○收○兵○者
○氣○扶○咽○金○鼓○聲○氣○惟○止○鼓○則○鳴○金○鏡○林○注○以○此○金○爲○收○兵○者
○誤○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優○可○也○以○致○三○軍○勇○勵
○也○志○按○優○優○互○不○齊○也○卽○未○整○意○言
○當○鼓○其○未○整○之○陣○也○○優○仕○衛○收

荆楚之強幾無與敵子文爲政忠而有謀楚額言聽計從
觀名陵之師雖桓公管仲劇費周章而未衰乃欲猝然獨

之乎當是時。襄雖見執。而三國旋且弃楚。卽宋陳亦離心。誠以楚人凶詐不足庇。而思中國之有霸也。苟能脩政布德。以禮綏諸侯。未嘗不可自強。威楚乃急於爭。卽率三國伐之。楚師來救。宋獨與戰。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矣。子思提出天命。不有使之惕然罷兵。猶可自保。今以寡敵衆。而使阻險鼓之。或未能勝。况待其成列也。猶有懼焉。一層立指此以下。節節與此反應。宋襄平日執勝用節。無一不爲。至逆戰時。偏學起仁義。來彼見齊桓伐楚。以德禮爲主。楚人遂服。故欲以堂堂之陣。威服蠻夷。及至敗後。自明其心。原非飾說。而豈知仁義非一時所能襲取哉。子魚從重傷二毛。一儘力批駁。以見公之所謂仁義。乃賊已害民之仁。

鄭文何在

義也。呂東萊曰：公羊子以宋襄之戰，文王不是過。嗚呼！

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真知文王者也。其諫伐曹謂

文王因壘而降，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襄發

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此其學

文王者也。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丙子晨，鄭文夫人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杜解：鄭地，楚子

夫人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陳子使師繒，九樂師示之俘

傳言楚子在師。芋彌，爾反。楚子使師繒，九樂師示之俘

所載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閭。門戎事不通也。女，媒物也。附注：郭定襲曰：戎事尚屬不近

示以俘丁丑，楚子入饗於鄭。為鄭九獻，飲酒而禮畢。庭實

旅百，庭中所陳加邊豆六品。食物六品，如於遠。樂畢，夜出文

品數百也。

叔詹及諸侯
專責然何足
盜賊耳何足
責其責何者
正深責其不
也
有乃父厲
擄之風

芊○送○於○軍○取○鄭○二○姬○女芊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

謝○楚○救○也○芊○氏○出○勞○又○加○姜○氏○視○楚○子○真○是○至○親○及○入○享○
九○獻○旅○百○又○加○遵○豆○視○楚○子○真○是○嘉○客○於○是○母○女○送○賓○遠○
郊○夜○出○忽○地○變○顏○撲○二○女○以○去○乃○悟○勞○非○禮○近○俘○非○禮○送○
非○禮○夜○出○非○禮○所○以○致○其○無○禮○也○